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現代中國文學史

增訂本

附：錢基博自傳

出版說明

本書斷自現代，然窮原竟委，先叙歷代文學以冠篇首；次分派叙述現代文學家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後者。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全書目次：首曰緒論，闡釋文學、文學史、與現代中國文學史之涵義；次曰編首，綜論歷代文學之演變；其叙述現代文學，共分兩編，上編古文學，分叙文、詩、詞、曲四類；下編新文學，分叙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三類。所附資料豐富，如林紓之文談，陳衍之詩話，况周頤之詞話，及吳梅之曲話等，抉發文心，可資玩味。

郭斌佳氏嘗評之曰：「（一）每叙一家，必以其生平經歷，及所爲文章，相輔而行，以明文學與人生之關係；（二）廣引各家遺聞軼事以爲串插，夾叙夾議，最能使人興趣橫生；（三）每叙一家，必有代表作若干篇列入其中；（四）文筆謹峭入神，讀之有金石鏗鏘之聲。」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三卷一期此書當日享譽之隆，可見一斑。

作者錢基博，字子泉，江蘇無錫人。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於一九三二年刊行。一九三六年增訂，材料增原書十之四，今將增訂本初版影印發行。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序

余讀班、范兩漢書，儒林傳分經敍次，一經之中，又敍其流別；如易之分孟、梁、丘，書之分歐陽、大小夏侯，其徒從各以類次，昭明師法，窮原竟委，足稱良史。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當顯開民國紀元以後者，略做儒林分經敍次之意，分爲二派：曰古文學，曰新文學。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如古文學之分文、詩、詞、曲，新文學之分新、民、體、通、輯、文、白、話、文。而古文學之中，文有魏、晉、文與駢、文、散、文之別；詩有魏、晉、中、晚、唐、與、宋、時之別，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附著於篇。至詩之魏、晉，其淵源實出王闓運、章炳麟，而闓運、炳麟已前見文、篇，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以昭流別；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特是學者猥衆，難以悉載，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著於篇。

又按漢書儒林每敍一經，必著前聞以明原委；如班書敍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是編亦倣其意，先敍歷代文學以冠編首；而一派之中，必敍來歷，庶幾展卷瞭如，要之以漢爲法。特是規模粗具，而才謝古人。漢傳經師，人系短篇，簡而得要。僕纂文、士，傳累十紙，詳而斲盡。聞之前人，粵在明、季，南溟、莊氏爲明、書，中、王、陽、明一傳，有上下卷，共三百餘頁，其冗長無體裁，可知已。陳寅恪傳者以爲笑，書曰「辭尙體要」，言史之論纂，貴簡不貴煩也。然史筆貴能簡要，而長編不厭求詳。昔在鄞、縣、萬、斯、同、季、野、草、明、史，每爲一傳，必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爲長編，纒纒數十紙，傳寫者爲腕脫；每語人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翔、會、梁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今則事之信爲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

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傳可謂有慨乎其言之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誼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光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故事案牘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報黃大俞先生僕少耽研誦，粗有覩記，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徵文，則揚馬、修陳詞賦，漢書之成規也。敘事，則王、謝詳徵軼聞，晉書之前例也。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迹其生平，抑揚咏歎，義不拘虛，在人卽爲傳記；在書卽爲敘錄，吾極其詳，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署曰長編，非好爲多多益善也。吾爲劉歆、賈誼，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吾爲二劉、范氏，而斲人之爲司馬君實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其義昉於太史公，如敘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見意於項羽本紀，藉項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戰之罪也，天也。」敘平原君之好客，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華耳。」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激射映發，以見微指，是編敘戊戌政變本末，詳見康有爲梁啓超籍而戊戌黨人之不墜人意，則見義於章炳麟篇，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至若林紆之文談，陳衍之詩話，況周頤之詞話，以及吳梅之曲話，其抉發文心，討摘物情，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刪其要，著於篇，亦班書賈誼傳裁政事諸疏，董仲舒傳錄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敘事貴可考信，立言斬於有本，聊疏纂例，以當發凡。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無錫錢基博敘於光華大學

目次

緒論

- 一 文學……………一
- 二 文學史……………三
- 三 現代中國文學史……………六

編首

- 一 總論……………九
- 二 上古……………一〇
- 三 中古……………一七
- 四 近古……………二〇
- 五 近代……………二五

上編 古文學

一文

(1) 魏晉文

- 王閻運……………三三
- 附 廖平—吳虞……………五四

章炳麟	六三
附黃侃	八五
蘇玄瑛	八六
(2) 駢文	
劉師培	九四
李詳	一〇七
附王式通	一一五
孫德謙	一一五
附孫雄	一一八
黃孝紓	一二一
(3) 散文	
王樹枬	一二六
賀濤	一三三
附張宗瑛——李剛己——趙衡——吳闈生	一四五
馬其昶	一四七
附葉玉麟	一五五
姚永概永樸	一五六
林紓	一六四
二 詩	

(1) 中晚唐詩

樊增祥……………一七七

易順鼎……………一九一

附僧寄禪——三多——李希聖——曹元忠……………一九二

楊圻……………二〇三

附汪榮寶——楊无恙……………二〇三

(2) 宋詩

陳三立……………二〇九

附張之洞——范當世及子衡恪方恪……………二一一

陳衍……………二一八

附沈曾植……………二二一

鄭孝胥……………二三五

附陳寶琛及弟孝樞……………二三五

胡朝梁……………二四一

李宣龔……………二四二

附夏敬觀——諸宗元——奚侗——羅惇愚惇曼——黃濬——梁鴻志——何振岱——龔乾義——曾克崙

金天羽……………二四三

三 詞

朱祖謀……………二四五

附王鵬運——馮煦……

況周頤……

附徐珂——邵瑞彭——王蘊……

四 曲

王國維……

吳梅……

附董斐——王季烈——劉富……

下編 新文學

一 新民體

康有爲……

附簡朝亮——徐勤……

梁啓超……

附陳千秋——譚嗣同……

二 邏輯文

嚴復……

章士釗……

三 白話文

胡適……

附黃遠庸——周樹人——徐……

緒論

一 文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含義有三：(甲)複雜 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文部：『文，澁畫，象交文。』是也。(乙)組織 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續組文之物，註：『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丙)美麗 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甲)狹義的文學 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絃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爲入耳之娛，黼黻爲悅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語，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

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詩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經公之籍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非文學也，史記事之文非文學也，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論之一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稱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騷，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搖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述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沉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儻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乙)廣義的文學 「文學」二字，始見論語，子曰：「博學於文，與文。」指詩書六藝而言，不限於韻文也。孔門四科，文學子游子夏，不聞游夏能韻文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管商之書，法家言也；孫吳之書，兵家言也；而亦謂之文學。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舉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歸於文學。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凡六略：六藝百三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書五十三家，數術百九十九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儻以狹義的文學繩之，六略之中，堪入藝文者，惟詩賦百六家耳；其六藝百三家，則蕭序所謂「記事之史，繫年之書」也。諸子、兵書、方技、術數之屬，則蕭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衆心，互納羣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辯、序跋、傳記等

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啓悟，情主感興。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作俑於唐之昌黎，極盛於宋之江西，忘比興之旨，失諷諭之義，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爲帆棹，智標理悟，情通和樂，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

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復努力以求解釋之。

科學實驗自然 乃爲自然之部分的觀察，以求實驗而證明之。

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必離我於自然，卽以我爲實驗者之謂也。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必融我入自然，卽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

二 文學史

文學之義旣明，請論史之爲物。

說文史部『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正也。』然則史之云者，又說文又手也持中以記事也；中者，不偏之謂，章炳麟曰：『記事之書，惟爲客觀之學。』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爲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爲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爲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更推是論

之，太史公史記不爲史，何也？蓋發憤之所爲作，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也。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爲文學史，何也？蓋褒彈古今，好爲議論，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夫記事者，史之所爲貴，而成見者，史之所大忌也。於戲！是則偏之爲害，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記事也。周書周祝荀子性惡注：「事業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業謂作業也。」然則記事云者，記作業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文學史云者，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

中國無文學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龍詩品之屬，皆入焉。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後出一文史類，中興書目曰：「文史者，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

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後世諸史因焉；此可謂之文學史乎？然以余所睹記：一代文宗往往不廁於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潘岳、陸機、陸雲、陳壽、孫楚、干寶、習鑿齒、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王融、謝朓、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王融、謝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約、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元結、韓愈、張籍、李翱、柳宗元、劉禹錫、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陳亮、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宋濂、劉基、方孝孺、楊士奇、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然則入文苑傳者，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且作傳之旨，在於鋪敘履歷，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嗚呼！此所以謂之文苑傳，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蓋文學史者，文學作業之記載也；所重者，在綜貫百家，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在記載文學作業，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文學家之履歷，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歐西批評文學家嘗言：「人種、環境、時代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種著作，不可不

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質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舍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幾於買櫝還珠矣！

文學著作之日多，散無統計，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

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昔摯虞始作二書：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

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別三十卷，見晉書。

今其書佚不見，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蓋志如今之嚴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為綱，而流別疑如姚氏 古文辭類纂，以文體為綱者也。爾後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選，宋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蘇天爵之元文類，明唐順之之文編，黃宗羲之明文海，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姚椿之國朝文錄，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 黎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王闈運之八代文選，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於文章嬗變之迹，終莫得而窺見焉。則是文學作品之集，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 文紀，起皇古迄隋，博蒐畢載，是為總集家變例，然與史有別者，以所攷兀者，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此祇以與文史，文苑傳，供文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曰才，曰學，曰識。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義。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夫文學史之事，採諸諸史之文苑；文學史之文，約取諸家之文集；而義則或於文史之屬有取焉。然設以人體為喻，事譬則史之軀殼耳，必敷之以文而後史有神彩焉；樹之以義而後史有靈魂焉。余以為作中國文學史者，莫如義折衷於周易，文裁則於班馬。易繫辭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又曰：『易有聖人之道……以動者尚其變……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學史者，則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此文學史之所謂取義也。至司馬遷作史記，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

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賈生、虞卿、呂不韋諸人，情辭有連，則裁篇同傳；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卽爲列傳，在書卽爲敘錄。其後班書合傳，體仍司馬而參以變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兩傳之合，辭有斷續，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顯與之寄魯，署日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諸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此儘可取裁而以爲文學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讀馬班書而通其例者，鮮讀周易而發其義於史者，尤鮮。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可謂觀其會通者矣。所惜者，觀會通於帝王卿相之事者爲多，觀會通於天下之動者少，不知以動者尙其變耳。

三 現代中國文學史

吾人何爲而治文學耶？曰：「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爲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來。蓋運會所屆，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卽無以知前途之夷險；此史之所以爲貴。而文學史者，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民國肇造，國體更新，而文學亦言革命，與之俱新。尙有老成人，洪深古學，亦既如茶如火，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而歐洲思潮又適以時澎湃東漸，入主出奴，聚訟盈庭，一閩之市，莫衷其是，權而爲論，其蔽有二：一曰執古，一曰驚外。何爲驚外？歐化之東，淺識或自菲薄，衡政論學，必準諸歐；文學有作，勢亦從同，以爲「歐美之學，不異話言，家喻戶曉，故平民化。太炎、畏廬，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則，出於爾雅，若衡諸歐，嫌非平民。」又謂：「西洋文學，詩歌、小說、戲劇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稱文宗焉；儻準則於歐美，當擯不與斯文。」如斯之類，今之所謂美談；它

無謬巧，不過輕其家丘，震驚歐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異制，民生異俗，文學之作，根於民性，歐亞別俗，寧可強同！李戴張冠，世俗知笑，國文準歐，視此何異，必以歐衡，比諸削足，履則適矣，足削爲病，茲之爲蔽，諡曰鶩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歸方以不祧，鄙劇曲爲下里，徒示不廣，無當大雅，茲之爲蔽，諡曰執古，知能藏往，神未知來，終於食古不化，博學無成而已！或難之曰：「子之言自論文耳，儻文學言史，舍古何述，寧不稽古，即可成史。」請曉之曰：史不稽古，豈曰我思，然史體藏往，其用知來，執古御今，柱下史稱，生今反古，諡以愚賤，文學爲史，義亦無殊，信而好古，祇以明因，闢變方今，厥用乃神，順應爲用，史道光焉，吾書之所爲題現代，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題民國，而曰現代，何也？曰：「維我民國，肇造日淺，而一時所推文學家者，皆早蘄然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甚者遺老自居，不願奉民國之正朔，寧可以民國概之，而別張一軍，翹然特起於民國紀元之後，獨章士釗之邏輯文學，胡適之白話文學耳，然則生今之世，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斯亦厲矣。」治國開者，儻有取焉！

編首

一 總論

昔清儒焦循以爲一代文學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而胡適亦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學術、文藝，亦若同時告一起訖，而自爲段落。然事以久而後變，道以窮而始通。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者微也。秦燔詩書，漢汲汲修補，惟恐不逮；其所創獲者淺也。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北朝渾樸啓古文之漸，唐之律詩，遠因陳隋，宋之詩餘，又溯唐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欲私淑孟莊，苟韓以復先秦之舊也。元之姚虞，明之歸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是則代變之中，亦有其不變者存！然事異世變，文學隨之，積久而著，蹟以不掩，而衡其大較，可得而論。茲以便宜分爲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於戰國，名曰上古；駢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漸成長之時期也。第二期自兩京以迄於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較上古，文質殊尚，上古之文，理勝於詞，中古之文，漸趨詞勝而詞賦昌，以次變排偶，馴至儷體獨盛之一時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謂之近古。中古之世，文傷於華，而近古矯枉，則過其正，又失之野；律絕之盛，而詞曲興，駢文之敝，而古文興，於是儷體衰而詩文日趨於流縱之又一時期也。第四期明清兩朝以迄現代。唐之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於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爲不足學者，則明之何景明、李夢陽也。爾後譚文章者，或宗秦漢，或持唐宋，門戶各張，迄於清季，詞融今古，理通歐亞，集舊文學之大成，而要其歸，蛻新文學之化機，而開其先，雖然，中國文學史之時代觀，有不

可與學術史相提並論者。試以學術言：唐之經學，承漢魏之訓詁而爲正義；佛學襲魏晉之翻譯而加華妙；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而附於陳隋之後爲宜。而自文學史論：沈宋出而創律詩，韓柳出而振古文，溫韋出而有倚聲，則開宋元文學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爲宜。故謂學術史之第二期，始兩漢而終五代，與文學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終；而第三期則始於宋而終明，與文學史殊其終，并不同其始。蓋明之學術，實襲宋朱陸之成規而闡明之；不如文學之有李王李復古運動，軒波大起也。試得而備論焉。

二 上古

嗚呼！文章之作也，其於韻文乎？韻文之作也，其於聲詩乎？聲詩之作也，其於歌謠乎？蓋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故在六書未興之前，人稟七情以生，應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譬之林籟結響，調如竽笙；泉石激韻，和若球鐘；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朱襄來陰之樂，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闕，媧皇之充樂，其聲詩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時，文字未著，徒有謳歌吟咏，縱令和以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譬之則獠獠之跳苗歌耳，是以縉紳士夫，莫得而載其辭焉；厥爲有音無辭之世，是後鳥跡代繩，文字初炳，作始於羲皇之八卦，大備於黃帝之六書，而年世渺邈，則聲采莫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堯時有康衢歌，擊壤歌，虞舜有卿雲，南風，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聲按韻，誦其言，詠其聲，播之篇什而爲詩歌者！

虞舜詩之可信者，獨見尚書之明良喜起歌，尚書大傳之卿雲歌，南風歌見稱禮樂記，而不著其詞；見尸子，而辭氣諧暢，疑若不類；然當日詩歌之屬，必已多有！孔子於帝典錄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是詩歌

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廣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雖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語助，其實三言也。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凡三句，每句一韻，雖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語助，其實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謨記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將以助語，用也矣。與耶字者絕無，而哉字之語助亦止一二見。蓋詩歌主音節，故成句之字數奇，而綴以語助，用以叶響。而言論則非同於歌詠，故典謨記載，多四言句而不用語助。此可以證韻文散文之殊，在音節而不以句之奇與偶也。

後世有作韻文多爲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韻文不盡偶，而散文不必奇。疑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試以堯典爲例：『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疊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二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辭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績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其中『以親九族』四句，『慎徽五典』四句，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于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焉。但不調平仄而已。然『關雎』『關雎鳩』四句，以雎鳩雌雄相應和，與君子之必得淑女爲好，遂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參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則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間以偶，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之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文之初創，駢散間用。數之初創，奇偶間用。厥後數理日精，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文法

日儻，駢文與散文乃自爲家數。喜駢，則成詩賦一流。嗜奇，則爲散韻一派。又或合樂則以韻語，記事則以散行；而純主偶者爲駢體，純主奇者稱散文。然則駢散古今分者，亦文字進化之一端歟！

惟聲律之用，本於性初，發之天籟。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詩三百，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是詩亦有不用韻者也。伏羲畫卦，文王繫之辭也，凡卦辭之繫者時用韻，蒙之『濟』，告之『解』，復之『夙』，震之『覲』，噬之『良』，身之『人』，皆叶韻也。孔子贊易十篇，其象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揚，侵予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禮之爲體，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卽錄之，名曰禮記，方放廢是懼，遺文掇拾，奚遑協音成韻，金聲而玉振之乎！然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醕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此其宮商大和，翻迴取均，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劉彥和

所謂「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唇吻」者，庶幾得之。左氏傳經，亦多叶韻；見於近人著述中所舉者，更難以悉數。卽如四子書中，子思孟軻之書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夫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明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至如諸子之書，亦多有韻者，今試舉老莊而言。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子思孟軻老子莊子，斷非有意於用韻者也，而讀其所作，謂非用韻而不可也。蓋衝口而出，自爲宮商，此卽樂記所謂聲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謠而後有聲詩，有聲詩而後有韻文，有韻文而後有其他諸體文。」

詩三百之用韻，於不規律中，漸有規律，而爲後世一切詩體之宗。其用韻之法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冠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車發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此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置及采芣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啓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孔子博學於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蓋繼往開來，而集二帝三王文學之大成者也。稽之載籍，可考見者五事：（甲）正文字。孔子在衛，曰：「必也正名。」鄭玄以正名謂正書字也。蓋孔子

將從事於刪述，則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時，文字雖乘倉史之遺，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猶在，或相詭異，至於別國，殊音尤衆。孔子之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又觀於舊史氏之藏，百二十國之事，佚文祕記，遠俗方言，盡知之矣。於是修定六經，將擇其文之近雅馴者用之，以傳於學者，故以周公爾雅教人，其餘亦頗有所定。六經文字極博，指義萬端，間有倉史文字所未賾者，則博稽於古，不主一代，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之例也。春秋異國衆名，則隨其成俗曲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稱孔氏古文，以雖同是倉史文字，而經孔子考定以書六經，則謂孔子古文焉。意孔子當日必別有專論文字之書，其見引於許慎說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孔子曰：「鳥，訥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許慎謂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論語詩書執禮謂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馴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證。(乙)訂詩韻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古詩皆被絃歌，詩卽樂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顧炎武江永以來，並以詩爲古之韻譜。夫詩三百，刪自孔子，是卽孔子之韻譜也，以殊時異俗之詩，其韻安能盡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詩，不惟刪去重複，次序其義，而於韻之未安者，亦時有所正，故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協於絃歌，既正以後，學者卽據之爲韻譜，故易象、楚辭、秦碑、漢賦用韻與詩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虛字 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周語般盤，信屈聲牙，虛字不多，然木強寡神，至孔子之文，虛字漸備，贊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論語左傳，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無不具備，作者神態畢出，尤覺脫口如生，此實中國文學一大進步，蓋文學之大用在表情，而虛字者，則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語言而無文言。

近人蔡元培稱：『文言用古人的話傳達今人的意思。』雖然，古人之話，果足當今之所謂文言乎？余不能無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話，古人自有用話所作一種通俗之白話文學書，即尚書詩經是也。考尚書之堯典、皋陶謨、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洪範、康誥、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文侯之命諸篇，當日對話之文也。甘誓、湯誓、盤庚、牧誓、多士、費誓、秦誓諸篇，當衆演說之辭也。大誥、多方、呂刑諸篇，當日演說之文也。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十五國風，則採自民間歌謠，斯二者，在當日義取通俗，文不雅馴。『格』之訓至也，來也。『般』之訓中間之中也。『采』之訓事也。『肆』之言於是也。『劉』之言殺也。『誕』與『純』之言大也。『台』與『邛』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會聚也。『蔑蔑』之言羣飛也。『怒』之言飢也。『旁旁』之言馳驅也。『邁』之言去也，行也。『監』之言終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類，古人用語，隨在可以考見。然則尚書者，古人之白話文也。詩經者，古人之白話詩也。惟語言不能無隨時變遷，後人讀而不易曉，遂覺爲佶屈聱牙。爾雅一書，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是即以中古以來通用之文言，而註釋詩書之古語也。蔡元培云：『司馬遷史記……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觀之，司馬遷以『敬』改『欽』，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來通用之文言，改訂唐虞之古語，而非如蔡氏所云：『記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爲中國最古之白話文學，此外十三經之中，如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禮記之類，作於孔子之後者，皆文言而非白話，與尚書詩經不同。所以字句之間，後人讀之易曉，便不似尚書詩經之聱牙澀舌；此可以見今之所謂文言，是從孔子以來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話之受時間限制。書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東坡書傳曰：『民之弗率……以語言曉之。』是盤庚之爲古人之話，明也；而盤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兩卦文言，明明題曰文言而不稱做話，然而句法字法，與今之所謂文言無大殊，更可見古人之話，自別有一種，而非即今之所謂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於是孔門著書皆用文言。左丘明

受經仲尼，著春秋傳，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門人，記夫子語，成論語一書，亦文言也。曾子問孝於仲尼，而與門人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記而成孝經，亦文言也。檀弓、禮運，皆子游之門人所記，亦文言也。可見仲尼之徒，著書立說，無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雖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誦而曰聞者，蓋古用簡策，文字之傳寫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自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則文言，非古人之話，明也。大抵孔子以前，爲白話文學時期，而孔子以後，則爲文言文時期。』孔子曰：『辭達而已。』『達』卽論語『已欲達而達人』之『達』。達之云者，時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盡人能通解之謂也。如之何而能盡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祇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書同文。』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之所謂『遠』，指空間言，非指時間言，是『縱橫九萬里』廣遠之遠，而非『上下五千年』久遠之遠。推孔子之意，若曰：『當今天下各國，國語雖不同，然書還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無文，祇可限於方隅之流傳，而傳之遠處，則不行矣。』所謂『言之有文』者，卽阮元所謂『寡其詞，協其音……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之言也。時春秋百二十國，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所占國籍不少，當日國語既未統一，如使人人各操國語著書，則魯人著書，齊人讀之不解，觀於公羊穀梁，已多齊語魯語之分，更何論南蠻鴟舌，如所稱吳楚諸國！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歟。蓋自孔子作文言，而後中國文學之規模具也。（戊）編總集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厥爲詩之第一部總集。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厥爲文之第一部總集，則是總集之編，導源詩書，而

出於孔子者也。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則是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而書則爲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並稱文學之彥，而子夏發明章句，懿歟休哉！此所以爲六藝之宗，稱百世之師歟。

三 中古

凡經之易、詩、禮、春秋，傳之左、公、穀，子之墨、老、孫、吳、孟、荀，以及公孫龍、韓非之屬，集之楚詞，莫匪夏夏獨造，自出機杼。是上古之世，文學主創作，而中古以後，則摹仿者爲多。史記律書仿周易序卦，司馬相如大人賦仿屈原遠游，揚雄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諫不許單于朝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甘泉賦摹司馬相如大人賦，幾於無篇不摹，而班固漢書地理志仿禹貢，陸機辨亡論，干寶晉紀總論仿賈生過秦論，如此之類，不可悉數。

章學誠曰：『西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彙次諸體，哀焉而爲文集者也。諸子衰而文集之體盛。』吾則謂文集興而『文』與『學』之途分。何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秦丞相李斯請悉燒所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而以文學二字冠詩書百家語之上。太史公自序其書，舉凡一切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稱之爲文學。蓋兩漢以前，文與學不分。至兩漢之後，文與學始分。六藝各有專師，而別爲經學。諸子流派益歧，而蔚爲子部。史有馬、班，而史學立。文章流別分於諸子，而集部興。經史子集，四部別居，而文之一名，遂與集部連稱而爲所專有！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於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則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蓋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

抒情之韻語也。然戰國以前，如經之易、書、禮、春秋，傳之左、公、穀、子之老、莊，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即今河南鹿邑縣莊子蒙人蒙縣在今河南商丘縣之東北木柳縣說，荀等，其體則散文也；其用則敘述也，議論也，皆北方文學也。獨詩三百篇，楚詞三十餘篇，爲言情之韻文耳。楚詞之爲南方文學，固也。考詩之所自作，呂氏春秋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子乃作歌曰：「候人子猗！」實始作爲南風。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而鄭樵爲之說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詩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然則詩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證矣。戰國以前，所謂言情之韻文，可考見者，惟此與楚騷耳。未能與散文中分天下也。是爲北方文學全盛時代。漢興而南人如枚叔、劉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寔與賈誼、鼂錯、董仲舒、劉向、韋抗、顏行，而司馬遷撰史記，以史筆抒情，班固作兩都賦，以賦體羅史實，且融裁南方文學以爲北方文學矣。此實南北文學消長之一大樞機也。爰逮晉之東也，籍製溺乎玄風，嗤笑殉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孫綽、許詢、桓庾諸公，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黃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顏騰聲，騷以鮑照，尤足啓後代之津途。自漢以來，模山範水之文，篇不數語，而謝靈運與會標舉，重章累什，陶寫流峙之形，後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晉之陸雲，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彫鍊之巧，始顏延之；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然較其工拙，延之之雕鍊，不及靈運之清新，亦遜鮑照之廉儻。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之終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史稱其文甚道麗，信然。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之同病。至其筆力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允符二妙。然國風好色不淫，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鮑照雕藻淫豔，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顏謝寔微而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

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據此擢士。『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嘗慨乎言之。』厥爲南方文學全盛時代，物極則反。唐書韓愈傳載：『愈嘗以爲魏晉以還，爲文者多相偶對，而經詰之旨，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派。』後學之士，取爲師法。『論者謂『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唾棄南方文學，中興北方文學耳。』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綺麗纖靡之文，自古然矣。顧有不可論於三國者。魏武帝崛起稱伯，開基青豫，以文武姿，挾藻揚葩，把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競爽，亦擅詞采，然華而不實，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王粲徐幹以詞賦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皆一時之秀。已萌晉世清談之習，開江左六朝綺麗之風矣。夫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爲天塹，與北方抗衡，其端實自孫氏啓之。孫權稱制江東，號吳大帝，然文筆雅健，不爲綺麗。與諸將令，責諸葛瑾詔，卓犖有西京之風焉。虞翻諫獵之書，簡而能要，略統理，張溫表，語亦詳暢。而諸葛恪救國之論，慨當以慷，尤吳人文之可誦者。吳之末造，韋曜博奕論，華駁請救蜀表，漸近偶麗，然質而不俚，以視魏武父子之風情雋上，詞采秀拔，固有間矣。誰則謂南朝文士盡華靡者乎？至蜀爲司馬相如揚雄詞賦家產地，而陳壽稱『諸葛亮文不采豔。』范曄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是南人之文質直，轉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謂變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陳徐應劉之文，自是以後，漸有總集，傳於今者，文選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筆對舉。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或疑『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爲致誚於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謂『有韻者文』之『韻』，乃以語章句中之韻，非如後世之指句末之韻腳也。六朝不

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實發於子夏詩大序，謂『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玄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詩關雖『鳩』『洲』『送』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以抑揚咏歎，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暢其指而爲韻之說。南史陸厥傳云：『王融、謝朓、沈約等文，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體。』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平聲，『日』『樂』同仄聲，是『平頭』也。又如古詩：『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朝雲『丹池』同平聲，是『平頭』也。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同，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齊』平聲，是『上尾』也。所謂『蜂腰』者，每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如古詩：『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是『蜂腰』也。所謂『鶴膝』者，一句尾字與三句尾字同聲，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時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是『鶴膝』也。然則後世之所謂韻者，以句末之同爲適而求其大齊，而六朝人之所謂韻者，則以句中之同爲犯而求其不齊，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之駢文，亦祇論句中之平仄，不謂韻腳也。而章氏乃謂『文選所集，無韻猥衆』，特以其無句末之韻腳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謂韻者，非此之謂哉！

四 近古

唐之興也，文章承江左遺風，陷於雕章繪句之敝。貞元元和之際，韓愈柳宗元出，倡爲先秦之古文；一時才傑如李觀、李翱、皇甫湜等應之，遂能破駢儷而爲散體，洗塗澤而崇質素。上躡孟荀馬班，下啓歐蘇曾王，蓋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韓愈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變，卽字句駢散之不同；而駢散之不同，則詩文體制之各異也。文勢貴奇，而詩體近偶。重駢之代，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卽如范曄生劉宋之時，增損東漢一代，成後漢書，自謂無慚良直；而編字不隻，擗句必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襲南朝之餘，晉書作者，並擅雕飾，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著譏史通，非虛謔也。近世趙翼則謂「以文爲詩，自韓愈始。至蘇軾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故曰「重駢之世，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也。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體物寫志，鋪采摛文，濫觴於詩人，而拓宇於文境者也。是以重駢之代，賦中詩體多於文體。重散之世，賦中文體多於詩體。試觀徐庾諸賦，多類詩句；而王勃春思賦則直七字之長歌耳！此重駢之代，詩體多於文體也。若歐陽修之秋聲賦，蘇軾之前後赤壁賦，則又體勢同於散文。蓋宋襲韓柳之古文，而歸於質；重散之世也。論古文之流別，韓愈以揚子雲化史記，柳宗元以老莊國語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諸子化韓愈，曾鞏以三禮化西漢，蘇洵以賈誼通錯化孟子國策，蘇軾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悟文學脫胎之法；而唐以後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韓柳爲大宗。然唐宋八家，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厥推韓愈。獨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翱敦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至則爲歐陽修之神逸；不至則爲曾鞏蘇轍之清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爲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則爲蘇洵蘇軾之奔放。其大較然也。

惟駢儷之文，雖摧廓於中唐之韓柳，而駢儷之詩，則大成於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漢魏六朝詩，祖述風騷，

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整，句有繩尺，篇有矩矱，謂之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近體，唐代始劃立鴻溝。近體詩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然詩之化散爲駢，至唐而要其成耳。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後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此可以證六朝之散體趨駢，詩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新調，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問出，揣其聲韻，順其體勢，始與六朝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而爲律詩。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爲四韻。詩之有沈、宋，猶文之有徐、庾也。絕之聲調，與律同，或不與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體屬對者，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屬對者，蓋由律詩中截來，故又號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詩聖，運古於律，縱橫揮斥。李白五言律，穠麗之中，運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於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於絕，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不工絕，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鳴，濟以沈雄。後世之言律絕者，莫尙焉。是律絕之極工者，不拘於聲律對偶，而鏗鏘鼓舞，自然合節，所以爲貴也。然唐詩之有李、杜，猶唐文之有韓、柳。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韓愈之力爲大。李、杜競爽，而入雅出風，杜甫之傳稱盛，一傳而爲元和，得韓愈、白居易焉，皆學杜甫者也。特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爲綺，則爲溫、李。溫庭筠爲宋之西崑。自韓流而入於奧，則爲郊、島。孟郊爲宋之西江。杜詩之有韓愈、白居易兩派，猶韓文之有李翱、皇甫湜兩家矣。請得而備論之。

唐以詩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後百年間，謂之初唐。唐玄宗開元元年以後五十年間，謂之盛唐。代宗大歷元年以後八十年間，謂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後至於唐亡，謂之晚唐。初唐詩人，王勃、楊炯、沈佺期、宋之問、承陳隋之後，風氣漸轉，而骨格未完，齊梁濃豔，尙有沾濡排比之迹，蓋益精整，而陳子昂特起於王、楊、沈、宋之間，始以高雅沖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

杜審言、劉希夷、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暢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渾成，元結之奧曲，咸殊絕寡倫。而李白、杜甫獨以雄渾高古，稱盛唐之宗。其次當推王孟高岑。王維詩豐縟而不華靡，秀麗疏朗，往往意興發端，神情傳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專心古澹，句法章法，雖僅止於五言四十字，而悠遠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儉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適軼宕，一起一伏。岑參遒勁少遜高，而婉縟過之。選體，岑差健也。儲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無其深遠。岑參有王維之縟而掩以華麗。李頎工七言律，稱與王岑並駕。然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參才甚麗而情不足。惟王差備美爾。中唐彌矜卓犖，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錢起以雋邁擅勝。而韋應物尤工五言，閑澹簡遠，境界絕高。大抵應物詩韻高而氣清，王維詩格老而辭麗，並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王維詩格老，而味遠不逮應物。至於詞，不迫切而耐人咀味，應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則有柳宗元之超然復古，韓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張籍、賈島、孟郊之峻刻，李賀之奇詭，尤稱一時之傑也。張籍工樂府，與元稹、白居易並稱，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而溫庭、李商婉麗自喜，開宋初西崑之體。皮日、陸龜亦爲西江拗體之先河。斯皆晚唐之勝矣。晚唐人單辭片語，一聯數句之間，實有精到之處。然格局未完，雕鏤愈工，真氣彌傷，此其短也。

律絕莫盛於唐，然律絕盛而詞興，而詞者，則又律絕之破盤爲散者也。考詞之濫觴，厥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實破五七言之絕句爲之。如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伫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張志和之漁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則裁七言絕一字者也。至憶秦娥